



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60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2003 年 12 月 12 日洪都拉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奥斯卡·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马拉迪亚加枢机主教 2003 年 12 月 8 日向洪都拉斯国民议会发表的演讲（见附件）。这项演讲从联合国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出发，向人类陈述了贫穷问题在发展领域的挑战以及治理贫穷问题的方式。

请将这项演讲作为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 60 项下的文件分发给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曼努埃尔·阿科斯塔·博尼利亚（签名）



2003 年 12 月 12 日洪都拉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毋忘穷人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常常处理我们所热爱的洪都拉斯的一些问题；因此，这些想法特别引起共鸣。

我讨论的题目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题目之一；这个题目周而复始、时隐时现、以新的面目出现后，回过头来又向我们提出新的挑战。

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秉持的信念是：我在这 25 年来的任务是发挥联结桥头两岸的“桥梁”或“造桥者”的作用；我拒绝把人类看成是两个具有不可调和现象的不同世界。我的看法和构思是，天主教会的社会学说是历史经历的源泉；为了使全体洪都拉斯人能够尽量如同天父的子女那样兄弟般地共同生活，我一直在思考、为此奋斗和受苦受难。

当使徒们建立了初期的基督教社会后，他们向主教提出这项建议：“请毋忘穷人”。

虽然我们知道全世界有 60% 的人生活在贫穷中，可是死于饥饿和更甚者死于旱灾的人数之多，令人感到震惊；由于价格不超过 10¢ 一剂的疫苗缺乏，造成数以百万的人死亡；在世界上很多地区，不少的人几乎已退化到穴居时代；住房和社会保障的缺乏令人震惊；数以百万计生存的人类失去梦想，没有任何计划，因为他们仅能吃力地为满足最起码的生存需要而挣扎。最明智者、能够计算出他人的贫穷价码的人确定：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者为穷人。

然而我认为，如果我们大家互相正视一下，我们不得不同意“天真无邪的时代已到来”；我们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我服伺的主为认识该问题给了我们一个更加确切得多的解决方式；这个方式与统计数据完全无关。

我们要细心倾听：“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这种景象使人联想到所有可能的贫穷情况并指出对其采取的相应态度。这些态度没有一种是“理智主义的”或是“咬文嚼字的”。我的主——我们的主——是单纯、直接和不容选择的：是就是，非就非。

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伟大革命家；没有人说“凯撒前”或“凯撒后”，“拿破仑前”或“拿破仑后”，“马克思前”或“马克思后”；可是我们大家都说“基督前”（公元前）或“基督后”（公元后），因为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新的基准点，他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基督前和基督后！”这就是关键所在。

基督为历史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很多东西！可是今天早上我要着重两项要点：第一项是热爱和平，第二项是爱己及人！

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不热爱和平就不可能爱己及人，反之亦然。

所依据的基础是人类的团结一致精神。

联合国组织每年发表“人类发展报告”，这好象是审查世界各国政府的效率；俨如对“人性化”目标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这项出版物面世数十年以来，人们常常注意到“某些事物”总是不对头，因为我们的情况往往“更加糟糕”。

贫富差距

在我们一些国家，少数人什么都有，可是很多人几乎一无所有。没有任何身份地位象征是不能得到的。在世界上的“穷国”，富人几乎能够立即得到最新的技术。因此，第三世界对新货物市场更快作出调整。有些人企图永保身份地位不变。这是财主，智力低下的人……！“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

作为 21 世纪的男女，我们必须非常细心地阅读和思考这个故事的要旨。今天，越来越少的人坐在智力低下的人的桌子旁边（你可以给他任何你要给的名字，甚至他自己的名字——这是我自己的个人决定）。每天越来越少的人吃得更多、更好。大家高谈“生活素质”，而且很难理解这种“浪费文化”。我们只接受完美的事物或根据一些标准“最优质”的事物。我们扔掉其他东西。拉撒路收集“零碎”充饥，可是我们必须理解到，象拉撒路之类的人物数字已惊人增加，桌子下面已经没有空余的地方；尽管留下一些零碎，已经没有足够的零碎分出去。

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说，解决每一社会问题之道是让更多的零碎从桌子上掉到在桌子下面抢食的人身上。

我们当中有些人认为，我们需要拉出更多的椅子和板凳来，在桌子旁边腾出更多地方和让更多的人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更多人坐在桌子旁边为发展发挥有尊严的作用这个概念，很多人感到惊奇。此刻，我亲切的想起猫和狗。大家没有看到猫和狗吗？不管他们是什么的品种、颜色或血统，在认识其他猫狗方面牠们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我们人类何其不幸，因为我们在认识自己同类方面有问題；我们因此而受苦，并设法克服这种苦难。即使是亚里士多德也有这个问题，他说奴隶是“与我们自己非常类似的动物”。这是在基督前，然而，这个问题重新出现在 15 世纪至 17 世纪这个伟大哲学的伟大年代为了决定究竟印第安人和黑人是否属人类，我们必须举行会议和教会会议。

即使在举行了所有这些会议、决定他们真的属人类并庆贺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以及把我们的调查结果写入《世界人权宣言》之后，我们还是一再忘记，仍然因为种族、肤色、性别不同而有所歧视；最糟糕的是，还因收入不同而有所歧视。

我们发现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妇女遭受相同的命运，必须为她们在社会地位艰苦奋斗。

现在该问题以新的面目出现。欧洲和美国的人民怀疑移民是否和他们一样是人类。目前，欧洲人把我们看作是“南美洲人”或“非欧盟国民”。

我们对自己社会边缘的人也进行同样的辩论；这些人和我们一样，可是……！

仇外心理死灰复燃。这种心理看不到肤色；可是看到贫穷和不能与主同桌坐在一起，而且坐在桌子下面的严酷现实。圣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如果他今天能够看到在基督教流传这么多年后，对这点还没有绝对把握，我想他会感到痛心疾首的。

接着有人天真地问：“冷战又怎么样？”专家们告诉我们冷战已经结束。他们的分析家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前进的障碍。我们已成为一体：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或资本家，只有充满尊严和乐观精神的人类”。

他们发现“安全”概念自此非常明确，因此必须利用发展来制止贫穷的“颠覆作用”。

有关看法是贫穷为民主的死敌，只有打开“参与”的大门——让人人成为其中一分子，参与和领取他们应有的份额——才能克敌。

已有很多的美丽词藻，特别的花言巧语和一项又一项的计划，可是却一事无成。

如俗语说：“事实胜于雄辩”。我真的想知道为什么每个政府都认为它应该重新发明轮子，而不去利用现成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总是要不断尝新呢？

意识形态战争已结束，可是我们目前进入一场更糟糕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一些亡命之徒发起的。贫穷的宿命正在敲响我们的大门，如果我们不及时作出反应，我们大家将罪有应得。

主说：“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这不仅是美丽的词藻而已，在今天这已成为一项迫切需要。

政治的再生

人们对历史的进程感到诧异，之后又对政治的再生感到诧异。“政治是用权力来实现共同利益”，这就是主要论据。但就生存这一最基本的需求而言，共同利益本身又无法成为理论。

一个人，如果其食品、衣服、保健、住房、培训和就业的基本需要既未满足、也未实现，他即是穷人。

如果把这些需要相加，我们就会看到并辨认出所有身陷贫困或正受到贫困威胁的人。担心失去工作的人正处于贫困的边缘。这些年轻人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学闲分文不值，因为他们无法借助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

如果我们看一下各个政客的选举政纲，政治就是指指点点和作出各种承诺。“以人性的方式共同生存的艺术”，这才是政治的首要定义。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治正在丧失作用，因为政客们了解他们的应做之事，但他们并没有去做。因此，人们开始作出指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无法说“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之事”。政客们对于该做和不该做之事十分清楚。他们正在创造一种有别于“长期”债务的债务，一种无法免除的债务。这种社会债务求助于上苍，因此必须加以偿还。

我们将何去何从？

我们的推理已经到达这一步，因此我们不免要问，“我们将何去何从？”关注世界事态的人们知道，我们正站于悬崖峭壁。世界上正在进行着 35 场战争，伊拉克战争只是其中之一，是一场宣传最多、造成无数死亡的战争。

世上的所有民众都应停下来思考，掌握我们的方向，去勇敢地面对贫穷的挑战。

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钱如此慷慨地列入造成人员死亡的预算，而只用于使人们不再死于饥渴的事业，那我们的钱会变得绰绰有余。如果我们与邻居分担饥饿与贫穷，我们就能够用钱买到安全。我们缺乏必要的政治意愿，无法承认这一点。

那些自称为“民主派”的人以为，即使民主给人民带来的只是贫困，人民仍将坚定地捍卫民主；这种假设是很可惜的。

我们已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美洲”¹看到过去的人民运动正在再次兴起，这种运动的基础正是保证人人有饭吃的决心和决断。

¹ 译者注：“我们的美洲”是民间社会团体，活动重点是宣传全球化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影响。

在进入第三个千年后，依然有人死于饥渴，这是无法接受的。生存是一种权利，政客们必须使用一切手段捍卫这一权利。

人类正在忍饥挨饿

请让我们回顾过去！即使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即使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个千年，贫穷的历史及其各个阶段依然与我们相伴。

索马里、比亚法拉、阿尔巴尼亚、埃塞俄比亚：我们都看到了令人可怕的照片和纪录片。莫桑比克：饥饿和艾滋病。我们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然而，在每个国家，都有人看着饥饿静静地夺去人的生命而不置一词。

我记得，人们曾经大肆谈论北方和南方，以散播忧虑。我们要说：“请记住，不要忘记，在每一个北方都有南方，而在每一个南方也都有北方”。最富裕的国家有大片的贫困地区，而贫穷国家也有一小批家财万贯的人。

如果我们开始建立持久的和平，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实际上就是建立满足人民基本生存需求的能力。共同生活的意义在于，应该想方设法保证无人死于匮乏。

我们已经走到和平共处时代的尽头。这时，我的社会责任感教育我决不应该伤害他人，这是一种见人死于匮乏而不屑伸手救助使其生存的社会残酷行为。我们已经进入团结的时代，我们不应仅仅不对我们的邻居造成伤害，我们还必须实实在在地照顾他，待他如己，并为他的命运承担责任。

阿尔贝·加缪不信宗教，不信耶稣基督，也不是基督徒；但他说，阅读《福音》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可动摇的道德，根据这种道德，只要他的兄弟中还有一人仍在受苦，他就无法平心静气。

人们所最常见的基督教是“冷战基督教”——我们依然没有以爱心对待自己的邻居。在基督教中，“不做该做之事”比做不该做之事的罪孽更大。

基督教的意义在于承诺助人。因此，我们必须开展一场新的传教运动。我怎能平心静气地忍受穷人挨饿，如果他以他的信仰期待着我以我的信仰并以其信仰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主的名义重复念道：如果面包和鱼可以成倍增加，是否应该把水变成美酒？

我们仍然期待着奇迹。面对每天目睹的饥饿，我们能够表现出多大的团结？我们每天必须开放多少个社区庇护所？我们必须捐赠多少件御寒外衣，才能实现信仰，实现真正认为在每一个穷人身上都有上帝和主的化身的信仰？

被排除在外的人

时间不等人。拖延的后果将是致命的。我记得 1995 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承认贫穷、失业和社会解体与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并宣布急需作

出新的全球承诺，减少在一触即发的社会状况火上加油的严重不平等现象、种族仇恨和环境退化。

共和国议会中有人知道并理解这一点。你们清楚地明白，光知道不行，还必须有政治意愿和政治决定；也明白这是一个永久而持续的进程，必须要有造福邻人的积极愿望时刻强化这一进程！

但是，黑夜在降临。我记得小时候如何常听人们谈论“穷人”。几年之后，当我长大成人时，我们开始听到一个有着极其生动的词，“边缘化的”人。于是，我又被带回我上学的岁月，想在那些左边画着一道写字时不容超出的直线的练习本。那些“边缘化的”人就存在于文字所在区域以外；超出边线的地方；他们不算数。但是他们仍然存在，仍然在本子里。

如今我们的情况更糟糕了，我们使用的词还是那么生动。现在我们说“被排除在外的”人。这些人甚至都不在页边里了。他们存在于本子之外；超出了我们的现实世界！

多么荒谬！我们正在返回到最糟糕的时代，这个我们以为已经被文明战胜了的时代，而且我们在回到我们以为已被克服的不公正现象时丝毫不在意其“社会代价”。

“被排除在外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与我们曾知道的“穷人”不同。“被排除在外的”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想不顾一切地摆脱他们的处境。他们愿意冒一切风险，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他们有着历史的无意识，他们知道最终他们会在其肉体、血液和他人的记忆中获胜。那些我们曾称为“移民”的“被排除在外的”人经受过虐待，但是他们的后代现在却是试图将他们排除在外的那个社会的一部分灵魂和肉体。

当今“被排除在外的”人感到更难以被接受。他们来了并留下来来了。移徙代表流动着的被排除在外的人：那些断绝退路而且认领、要求和仍将拿起武器坚持他们不愿讨论的某一权利的人。他们说，没有时间空谈。事实胜于雄辩。

是的，我知道我们必须坚持人权，但是我想说，我们在考虑人权之前，必须先照顾人的需要。我注意到，那些保卫权利的人，至少他们中有许多人，并不对站在他们面前宣布“我饿”的男子或当面告诉他们她没有食物给孩子吃的妇女或我们叫他们去“找工作”的人们这样具体而活生生的事作出承诺，似乎工作是成功的公式，殊不知贫穷首先遗弃的就是工作。

第四世界

我亲爱的朋友，第四世界已经到来；这是远比第三世界更令人伤心的一个世界。这第四世界描绘的是被富有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们的困境。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它就是将瓦解这个社会的癌症。

出路很清楚：这便是发展。发展是正义和人的尊严这两个双亲的后代。有此无彼是毫无意义的；两者必须共存。这一出路只要求“回归人性”，这也是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出路，因为“人是教堂之路”。

这是大学或学院中学不到的智慧。正如希腊作家尼柯斯·卡山扎基斯曾经说过的，这是痛苦万分的该隐看到亚伯的不幸和脆弱并决定杀害他（但出于爱！）时首先学到的。

全球化之路

尊敬的朋友们，全球化已经开始，其形式是第一次全球战争。而这次战争将造成更多的贫穷。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的真理。现在，由于人类的意愿，死亡已经降临。这是可悲的。但是，经济或者政治的全球化不应使我们担心。如果我们明确地、勇敢地满足具有改变的能力的一项前提条件，我们就不须担心。而这项前提条件就是“团结一致的全局化”。

如果不能有这种形式的全局化，则全局化的所有其他方面就会把我们摧毁。经济全局化如果没有团结一致的全局化相伴，就等于穷人的自杀，也就是大多数人类的自杀。

我仍记得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教宗在美洲教会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他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他当时看穿了历史；他现在能看穿历史，因为历史已经向世界揭示，没有价值观的全局化，就是没有价值的全局化。

我们必须睁大眼睛。我们不仅是迈向市场的全局化（这意味着财富的集中），而且是迈向贫穷的全局化。对穷人来说，这等于是接受没有任何希望。

几天前，我曾看到这样一条格言：“在道德上错误的不会在经济上正确”。

现在的世界让我们作出抉择，要选择自我毁灭，还是找到通往真正希望之路的足迹；这些由福音印出的足迹随着福音的节拍延伸。我曾经读过埃迪西奥内斯·卡洛斯·洛莱出的一本书。书中讲述有一个人就是为了爱穷人才活着。这个人就是阿贝·皮埃尔。他在“大苹果”中告诉一些听众说：“我不是来要钱的，我要的是更多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身的奉献，如果不与受难者在一起，钱就会腐朽不堪。如果不真爱邻人，那么慈善之举不会带来拯救，只会带来毁灭！”

我们认真地看这个世界，就必然会发现第一场伟大的斗争是消除贫穷、消除自私自利、消除无动于衷、消除因循守旧的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贫穷是和平最大的敌人！

我们必须加强法治，赞成《宪政司法法》，从而使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

《福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各种挑战。它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圣灵之水中再生，我们应摹仿耶稣基督，从而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而且通过我们的邻人的眼睛见到主，而主最终将在末日审判中宣布：“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弟兄中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今天上午我来这里，是要分享接过这个受到爱护的特古西加尔巴大主教区的一位教堂牧师的喜悦和希望，而且我要感谢主让我来执行这项任务！

我来这里也是向大家讲述我人生的真理。我们不要在不存在真理的地方寻找它。让我们打开《福音》，在那里我们将找到真理之母，它是用主耶稣基督的爱和力量讲述的：别忘了，亲爱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谢谢大家。

2003年12月8日

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大主教

奥斯卡·安德列斯·罗德里格斯·马拉迪亚戈红衣主教